



擦亮蒙垢的“太湖明珠”

——环太湖纪行(二)

管志华

无锡是依傍太湖最近的城市，依湖而筑，枕湖而居，凭湖而丰，有“太湖明珠”之称。然而，2007年春夏之交这一带水域突然出现的蓝藻暴发，给无锡人甚至全中国人敲响了警钟。已逾八旬的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吴锡九先生亲历过当年的“蓝藻事件”，据他回忆，当时“虽还只是5月初，天气尚未炎热，蓝藻却已在富营养的助孽下开始泛滥，弄得水面灰绿绿的，水中看不到鱼虾的游动，也看不到以往湖面柔美的波动……”一时间，自来水厂取水口被迫关闭，市民不得不购买瓶装水饮用，瓶装水价格于是迅速飞涨……

这位经常回国的旅美老科学家于是发出了“太湖惊变、紧迫我心”的呼吁。其实，这也是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心声。2008年5月，由十多个国家部委和苏浙沪共同拟定的《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总体方案》，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。大规模的太湖治污行动，由此全面加速。

当我们借环太湖考察走进无锡时，发现这颗一度蒙垢的“明珠”，已经绽放出新的光彩。

长广溪印象

呈“V”字形的长广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，是东太湖标志性景观之一，同时也是国家级的水利风景区。由于近年公园水面与太湖相通处建了水闸，成了地地道道的内湖。2005年启动整治工程之前，这里可是藏污纳垢之处，水质常呈劣五类，也是蓝藻滋生之所。而现在风物奇绝，景色宜人。清清的湖水、弯曲的小道、盛开的红梅，与漫步的游人，构成了一幅早春畅游图。

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开放式湿地公园，总面积达1126公顷，沿湖步道长达36公里，道旁生长着288种植物。石塘廊桥、科普馆、雕塑园、儿童乐园、露天舞台、湿地展示中心等掩映在绿树之中。不时有市民骑车往来，惬意地呼吸着春的气息。

湿地公园设置了保护保育区，主要包括西蠡湖、东蠡湖的水禽栖息地，禁止开展划船等旅游活动。同时，区域周边设立观鸟地，市民可以在此观赏到各种湿地鸟类。据专业人员调查，随着蠡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，蠡湖水生态系统正逐步得到改善，生物多样性在



长广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瞥

的水质如今可以稳定地保持在三、四类，我们对于治理好太湖充满了信心。”

治理蓝藻

话题自然转到蓝藻。蓝藻其实并不可怕，早在3亿年前，这种水生植物就繁衍于地球上。有水的地方，往往就有蓝藻的身影。只是在富营养化水体中暴发的大量蓝藻，才会对人类用水安全形成威胁。“无锡位于太湖西北面，春夏这一带常刮东南风，而太湖无锡段又有贡湖、梅梁湖和竺山湖三个弧形的水湾，太湖各处的蓝藻极易借着风力集聚于此。蓝藻生命周期很短，死亡后会形成水华。因此，我们从2007年开始进行了蓝藻打捞。”王鸿涌介绍说。

一开始，打捞用的是土办法：摇着渔船，使用粪勺，捞满一船，运到岸边堆场倒掉。劳动强度极大，工作效率极低，而且蓝藻只是转移了位置，难以根本消除。

一条专业化队伍、机械化打捞、工厂化处理、资源

化利用的新路子，很快就取代了落后的传统打捞方式。于是，在无锡国家旅游度假区里，常会出现这样一道新的“风景”：用先进物联网技术武装的一艘艘打捞船等设施，对太湖水文、水质、蓝藻、湖泛等进行全方位监控预警，同时对蓝藻打捞处置实行智能感知、智能调度和智能管理；沿湖七八个藻水分离站，运用新技术，将体积庞大的藻水实行分离，90%以上的水重归湖泊，3%-5%的藻泥供资源化利用。借鉴国外的经验，无锡水利部门正在尝试用蓝藻生成的沼气发电，或直接制成生物有机肥。从2007年至2012年8月，无锡累计打捞蓝藻389万吨，相当于从水体中清除了1040吨氮和260吨磷。

近几年，无锡市民饮用太湖水再也没有间断过，而且他们见到的蓝藻面积逐年减小，出现时间逐年推迟，水质逐年改善。《太湖美》的歌声，又在他们心头唱响。

还太湖一池碧波

无锡古时本有锡矿，后铅锡采竭，遂有现名。到了现代，这片沃土资源依然丰富。就拿水来说，这座总面积4624平方公里的城市，水面积就达1502平方公里，水资源总量有92.73亿立方米。可是，无锡竟被列为水质型缺水地区，可利用水资源量十分紧张。如何改变“守着湖水没水喝”的困厄，无锡人已经为此奋斗了许多年。

从本世纪初开始，无锡便关停并转了两千家污染企业，对城市污水进行集中处理与达标排放，有效控制了污染物的增量。近几年，又对太湖湖底及入湖河流进行清淤，共清除淤泥2000多万方，既减少了污染物的存量，又相应增加了太湖的容量。随着禁采深层水及“生态修复”、“铺绿工程”一项项取得突破，一个“绿色太湖”又有希望重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无锡在治理水污染中实行的“河长制”也相当奏效，对需要开展“清河行动”的河道，任命了“河长”，有的重点河道还推行“双河长制”。经“河长”管理的河道，黑臭消失了，断面水质2010年就有91.14%的达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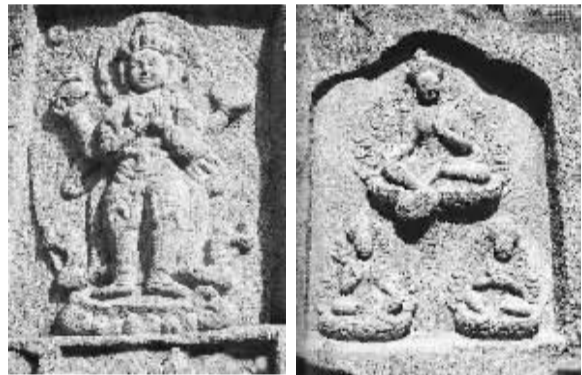
无锡人都盼望着“绿色太湖”早日归来，他们正在为此全力以赴，一步步接近自己的梦想。一旦梦想成真，人们会不会抒发另一番“太湖惊变”的感慨呢？

海棠山摩崖造像有两大特色：一是造像多为藏传佛教形态，二是摩崖用藏、蒙、满、梵、汉多种文字书刻。海棠山因此被誉为“藏传佛教艺术名山”，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在海棠山题字“秀色可餐”。

海棠山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境内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。山上群峰兀立，松木滴翠，清蝉鸣树，和风骀荡，风光秀丽。让人惊讶的是，漫山峰峦断崖之上，遍布着数百尊摩崖造像。这些造像，最大的高达5米，最小的仅有15厘米，刀法精湛，工艺高超，造型各异，栩栩如生。虽经历了300多年的风雨，却依然色彩不褪，颇赋神韵。

登山路上有各地来的游客，我们夹杂其间。山路两侧林木芊莽，抬头望，高峰之上、断崖之侧，排布着许许多多造型各异、大小不一的佛像。摩崖造像是藏传佛教——黄教传入阜新后，用300多年的时间，历经6代活佛谱写而成。据史料记载，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由西藏善同寺扎萨克（总管）喇嘛章嘉活佛率门徒到此山雕刻造像。他们因石而异，在继承和发扬晚唐传统雕刻艺术基础上，融合外来艺术精华，采用阳刻浮雕、龕内浮雕和阴刻浮雕等多种造像手法，在满山花岗岩上刻下了柔和、丰满的佛像及一些摩崖文字，创造了具有东方独特魅力和民族风格的佛像造像艺术。

海棠山摩崖造像雕刻在花岗岩上，共260多尊，有10尊佛像为一组的，最多的一组群像有26尊佛像，称为“集仙石”。这些造像形象千姿百态，有的面含微笑，慈眉善目；有的怒目圆睁，威风凛凛。众多的佛像中，以释迦牟尼、观音菩萨、弥勒佛、红绿度母、金刚力士、欢喜佛、千手千眼佛、天王佛、三头六臂佛、阿修



罗等佛像为代表。其中，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造像雕刻在一块高大凸起的岩石上，格外醒目。有些造像在国内是十分罕见的，如观世音菩萨，在汉族寺庙中多为美丽端庄、低眉善目的女性菩萨；而在海棠山藏传佛教造像中，则变成了十一面八臂或一面四臂。有些佛龕上下左右刻有蒙、满、藏、梵、汉五种文字，并涂有彩绘。

攀援而上，一块块巨石及石上佛像相继出现在视野里。平视、仰视或遥望石上、崖端佛像，仿佛是在阅读藏传佛教的整部经卷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据导游介绍，海棠山摩崖造像的雕刻手法在全国是罕见的，全山造像分别采用了高浮雕、低浮雕、线雕等雕刻手法，风格上在继承北魏和晚唐风格的同时，突出了蒙古族、藏族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。海棠山的造像虽多，却无一雷同，最小的图案也凸显出了个性。



老挝的石缸享誉世界，这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类似大水缸形状的石器，迄今人们很难说出它的起源与用途。

这个石缸阵位于老挝丰沙旺市周边，共有3000余个大小不一的石缸，其中有的高3米，重6吨。目前可以供参观和研究的石缸阵有3个，离市区十几公

●国人看世界

老挝石缸阵之谜

沈好文 / 图

里到30几公里，石缸数量90到250个不等。这些造型各异的石缸或站或卧在平原上，有着厚厚实实的缸壁，数量多、形状各异。石缸上都留有装盖用的凹口，圆型之外，少部分是方形石缸。石缸有圆有方有盖迹，大小不一。建造石缸来用的石料为花岗岩、大理石、砂岩石或石灰石，而当地并不出产这些石材。数吨重的石料是从哪里运来的，至今仍然是个谜。

在原始社会，没有任何现代化工具，古人是怎么把这样的石缸制作成功的呢？走近石缸细细地观察，我发现有部分石缸的内壁，依稀可以看到一些人工凿磨的痕迹，但迄今为止，当地只找到过几只可能是狩猎用的小刀，用它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制作出石缸的？

据科学家考证，这些石缸是在外地建造好后运来的。考古学家最为关注的是，这些石缸因何而建？有一种说法是用来做酒桶。川矿省曾是古战场，可能是国王用来存放将士的尸体。但是，石缸周围找不到任何尸

骨遗留物，使这种假说很难立住脚。二是“贮酒说”：这些石缸是古代国王用来装犒赏将士的美酒，但真的有必要建造巨型石缸装酒吗？是什么样的战役需要这么多的美酒？三是“贮水说”：古代人为防天旱而建造的巨型贮水器皿。根据是1号遗址中一个石缸上有一个石盖，仿佛是贮水容器的盖子，但这里不曾有部落居住。

如今，这3000多个石缸突兀地有站有躺东歪西倒于旷野。老挝的石缸平原因此与英国的巨石阵、智利复活节岛上的巨人石像及南美的石人圈并称为“世界四大石器之谜”，并于不久前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

蛇岛搜奇

麦保红

我国辽东半岛南端西侧，距旅顺港20多公里的海域上，有一个“蛇岛”，岛上盘踞着千条毒蛇。

蛇岛的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，形状狭长，植物繁茂。树干上、草地中，岩洞里，石隙内，处处有蛇！这些蛇利用各种保护色进行伪装，它们倒挂在树干上就像枯枝，趴在岩石上又似岩石的裂纹，蜷伏在草丛间活象一堆牛粪。

蛇岛上全是清一色的蝮蛇。蝮蛇俗称七寸子或土公蛇，体长1米左右，背部多呈灰褐色并有深色环纹，腹部呈灰白色且间有黑斑，头部呈三角形，尾短而尖细，是属于响尾蛇一类的剧毒蛇。它长有两颗大毒牙，与口腔中的毒腺相通，仅十分之一克的蝮蛇毒液，即能致人于死地。

蝮蛇有着猎捕小鸟的高超本领，猎食时的动作也非常有趣。它们把身体弯曲成“之”字形，趴在树干上“等鸟上门”，有时一棵树上往往隐藏着十多条蝮蛇。从表面上看很有点象我国古代寓言“守株待兔”中讲的那种蠢人，但实际上“守株”的蝮蛇不仅可以“待”到小鸟，而且还能迅速地把小鸟咬住。每当猝不及防的小鸟飞落到附近树枝上，它们就像压缩后突然放松的弹簧一般，猛地飞身而起，头扬口张，立即把小鸟叼住，然后吞入肚中，几乎是百发百中，很少失误。

蝮蛇与老鹰、海鸥(黑尾鸥)之间的争斗也很奇特。通常，蝮蛇不仅捕食过境停歇的候鸟，也常到海鸥群居的悬崖峭壁上去偷食小海鸥和海鸥卵，一旦被大海鸥发现，就有被叨向高空然后抛入大海的危险，但是如果距离陆地不很远，蝮蛇却也能长途浮游，重归故土。蝮蛇还经常受到老鹰的袭击，但它们从不示弱，有时候老鹰俯冲下去，蝮蛇迎头冲上，双方就会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，其结果不是蝮蛇被老鹰啄死、摔死，就是老鹰被蝮蛇咬伤，中毒死亡，有时候也会两败俱伤，同归于尽。因此，海鸥、老鹰对蝮蛇的威胁并不很大，对于蝮蛇的大量繁殖也没有很大影响。如今我国已经把蛇岛列为自然保护区，采取积极的措施，促进蝮蛇的自然繁殖，进行合理的捕捉和利用。

陶俑情怀

李军

第一次走进陶俑的世界，也算是机缘巧合。朋友心情好，送我一件西汉陶俑。

看到这件西汉陶俑时，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。一位精壮汉子，高9厘米，戴着帽子，扬手挺胸，手里拿着一个兵器，目视前方。陶俑做得很精致，帽子上的珠子都清晰可见。他身上留下的风霜痕迹让他更显得威武。

对于藏品，尤其是残器，我向来心生好感，这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考虑，与当前投机气味较重的“古董热”无关。

俑是古代用来陪葬的塑像，奴隶制时代流行以活人殉葬，后来社会进步了，以俑殉葬。

陶俑来我家，我将他安放在书房。环顾陋室，除了几架图书，一张硬木桌子，剩下的就是平时搜罗来的古玩：几只旧杯子，一

只薄胎大碗，一只民国时期陶瓷熏香盒，如今又多了一件西汉陶俑。

我在想，古俑的观赏最应借景生情，春风、秋雨、落雪、虫鸣，感受会不相同。夜静之时，独坐书房，四壁皆柜，再若柜中皆俑，大小胖瘦，神情百态，可远看，可近瞧，对千百年的灵物，自然会生出几许感慨。感人生之乐、之情、之无奈、之苦短……悟通了，想透了，烦事脑后一抛，大彻大悟，仰天一笑。当然，有时也会揣摩古俑，遥想当年，它们或守卫、或服侍、或成牛做马，以各种形态编织墓主人的理想和家园。千百年后，主人变成灰，化为泥，它们却重见天日，再回人间。这其中的轮回，不知暗合着什么阴阳玄机。

最近，朋友带我去探访一位老师，他颇爱收藏。走进老师家的院子，满目皆是旧时



陶俑

代的瓦当、石墩，堆放得整整齐齐。老师人很热情，又是握手，又是沏茶。我们在院子里的石桌边坐下，老师搬出他的藏品，一件件，娓娓道来。当他拿出一件陶俑时，我心底一抖，亮过一道闪电。这是一件汉代的说唱俑，只有头颅和上半身。俑头大如小孩的拳头，脸上鼻孔朝天，推着厚厚的笑容，嘴角已经咧到耳根，能窥见唇后的大牙。他表演什么节目，无从知道，大家笑了，他就开心。他不拘

小节，袒胸露肩，无牵无挂，肚皮拍得叭叭响，牛皮吹得比天还大。在世俗中忘我，开怀而笑，声音中不含一丁点的杂质，我欣赏这样的生存态度。

汉代画像砖和陶俑表现世俗场景的很多，有宴饮，有歌舞，有鱼猎，有杂技。这浓浓的烟火气息将作品与我们拉得很近，使艺术流传很远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。这件残缺的汉代陶俑让我心动，正源于此。